

評審感言



宋澤萊

今年教師組的小說徵文水準猶原袂輸舊年。

對文字使用來看，個大部分攞是新手，用字難免受北京語影響，無通有百分之百的臺灣味。不而過，有幾篇小說技巧猶原相當成熟，無親像是新手的作品。

首先，第3名〈阮四个偷走書〉是一篇勸囡仔去學校讀冊的小說。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國小的囡仔，叫做大穀力，是阿美族人，真有活力。伊本成 hām 爸母佇臺北的市場--裡生活，後--來予爸母送轉來花蓮秀姑巒溪口的故鄉讀冊，由阿媽一個人照顧。大穀力的阿媽是尪姨，有人講伊會曉法術。

有一日早起，大穀力 hām 部落裡的囡仔阿川、阿水、阿守四人去讀冊，但是途中大穀力發現伊的身軀--裡好親像有另外一個人想欲搶走伊的身體，做伊身體的新主人，伊煞無辦法來控制這種奇怪的身體狀況。結果個四人毋知怎樣煞行到山頂，大穀力開始喺--裡一直唸著市場上拍賣的口白，比如講「來來來！緊來看，早來早看，慢來減看一半，買會著，較好九斗換一石……」這種市場的口白詞。伊一直唸無歇睏，根本無法度停止。遠遠山跤下的學校的上課鐘聲震了，個猶是無辦法落山去讀冊，因為大穀力 ngāu-ngāu 唸，一直跳，親像童乩起童。終其尾，個差不多逃學一工。

後來大穀力想著阿媽捌講，假使伊好親像童乩喺唸一寡莫名其妙的歌詞，身軀一直跳動的時，一定愛家己編一條好歌來唸，

起童的現象才會消失。煞尾，大毅力就寫出一首歌，歌詞是按呢生：

我想欲轉去咱兜，
後擺讀冊袂閣偷走。
我會乖乖去學校，
讀冊會當予我變巧。

果不其然，寫出這款的歌詞了後，伊的起童現象就無去。四个人平安無代誌行落山跤，順利去到學校。當然，這時的學校早就已經放學--矣。

對內底的内容會當看出作者寫這篇小說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將這篇小說當做勉勵小學生的物件來寫。因為作者是一個老師，伊第一個目的當然是囡佇鼓舞學生認真讀書，千萬毋通逃學的這個層次頂頭。另外一方面作者可能想欲藉這篇小說來保留市場買賣產生的臺語口白，遮的口白攞是真正活跳的民眾生活語言，假使予個自然消失--去，是真正呢可惜的代誌。這兩個目的表示作者是一個真有心的人，小說佇伊的眼中是有實用價值的物件。

就文字語言運用來看，伊的臺語真扭掠，描寫山水景色的功力袂稔（bái）。伊所運用的是一種接近散文的文字，內底真有美感，真無簡單。

人物的表現也非常活骨，尤其是大毅力唸唱市場拍賣的口白時，予咱產生童乩的影跡，予讀者無法度真緊就放袂記。

這篇小說的文類是一種童話的變體，真古錐，增加文章的可讀性，真適合唸予小學生聽。

戲劇性也真好，起童 kah 解除起童造成真大的戲劇效果，予人感覺作者安排小說的手路真好。

這是一篇真有教育性的好小說，評審非常滿意。

※

※

※

閣來，第 2 名〈天真緊就光矣〉是一篇越南新娘的故事。

故事先講路邊擔仔老闆天成伯有兩個囡仔，大囡叫做福德，二囡叫做福生。福德不受教，行歪路，已經娶某，卻毋肯認真照顧家庭。福生三歲發燒過度，大漢了後煞變做戇頭戇腦的人。

天成伯想欲替福生娶某，對象是一个越南的查某囡仔，叫做阿娥。因為福生袂曉講話，又閣人穰（bái）大箍，所以叫福德假做福生，去越南相親，將阿娥騙過來臺灣。想袂到阿娥無怨嘆，接受這個安排。

自從阿娥嫁--過-來了後，預防阿娥離家出走煞變做天成的太負擔，因為阿娥是大學畢業生，真有才藝，福生根本無法度恰伊四配。

毋過，新婦阿娥一直無予天成伯失望，真認真做工課，甚至有一日福生好定爾死去，天成的老厝也去予大後生福德偷賣--去，阿娥攏無怨嘆。

後來阿娥開一間越南小吃店，予天成伯晚年的人生有所倚靠，閣替天成伯生一个孫仔，十足表現出一个新婦應該有的美德，真值得呵咗。

對作者淺顯文字、大量對白、直說直講的小說技術看來，作者是傾向大眾化小說的作家。也就是講作者雖然毋是真有現代小說技巧的人，但是伊真勢安排故事，是講故事的高手，情節安排一个接過一个，攏真扭掠，好親像是大眾化的電視連續劇，按照情節將故事演煞，而且閣故意安排一个光明的結尾。

對這篇小說的人物來看，故事的女主角阿娥一開始就是聽話、聰明、勤儉的查某囡仔，到最後猶原仝款，攏無改變。這就是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M.Forster，1879－1970）所講的扁型人物。為什麼作家會創造扁型人物？目的就是欲創造典型的人物，也就是做出一个標準樣品。也就是講作者的目的是為越南新娘畫一幅好圖，予大家換一个角度，看著外籍新娘嘛是袂穰（bái）。所以這篇小說有美化越南新娘的嫌疑，不而過，這也可能是作者真正的目的。因為近年來，凡是寫外籍新娘的小說大部份攏烏雲罩霧，寫甲真悽慘。這篇小說故意翻過來寫，予這篇小說變甲真特別。

作者的善良意志明顯，這款小說予人感覺著人間猶原充滿希望。

※

※

※

最後，第一名〈望水〉是一篇寫農民艱苦種作的小說。

內面的主角是一个翁婿無佇咧身軀邊的查某人，叫做阿惠；真勞苦養飼兩個查某囡，一个是細漢的阿琪，另外一个是讀大學的阿芳。伊有一塊倚近山邊的茄仔園，有一个水開恰一條大水溝通到荖濃溪，將溪水引入田--裡。

因為近來大水溝欠水，影響茄仔的生長，阿惠透早著愛起身，騎一台機車，載細漢的阿琪去 hām 人搶水，實在真食力。

不而過後來因為聽講風颱欲來，予阿惠真歡喜。一方面是風颱會帶來雨水，毋免閣煩惱大水溝--裡無水；另外一方面是風颱會予菜價浮漲，有一擺因為風颱，阿惠種的茄仔的價數煞起到一斤 150 箍。另外有山勢保護，風颱對茄仔叢損害會減輕，只要大水溝頂頭的水閘關經（ân），防止大水拚勢衝入溝裡，一切攏無問題。

最後風颳真正來--矣，無疑誤超出估計的風颳雨煞將水閘衝崩去，大水順大水溝，衝入四周圍的田園、人家厝，將阿惠的茄仔攏淹死了了。

種茄仔變做一場悽慘的惡夢！

對文字上來看，作者使用的文字真正適當，雖然毋是真有氣派，但是平順好讀。毋管是搶水動作的描寫，水溝焦燥的說明，大水衝擊的實景，攏真幼路。顯示作者有農村經驗，有可能是一個捌長久蹣過農村的人，致此伊的觀察才會遮爾清楚。簡單講這是臺文小說中真少有的農村寫實小說。

按人物描寫來看，故事的女主角阿惠描寫真成功。伊的勞動，伊的 huānn 家，伊樸素的打扮，伊的希望，伊的煩惱攏具體微妙被寫--出-來。伊是佛斯特所講的圓型人物，毋是扁型人物，位希望到希望的滅亡，伊經歷一番的「滄桑」，是會改變的實在人物，是真實的小農民。

結構上，故事會當分做開頭、高潮、結束三个坎站，真完整。尤其是強烈的希望轉變做希望的滅亡，形成深刻的戲劇性，所造成的遺憾，佇讀者的心中產生強烈的反響，予小說有悲劇效果，洗清咱的感情。

自 70 年代農村文學佇文壇出現了後，作家攏用北京語來描寫農村，但是臺灣農民並毋是講北京語的族群，所以文學的效果因為語言使用的錯誤被剷掉一部分，現在有人重新用臺語來寫農村，效果當然較好。這篇小說可能是臺語農村小說開路之作，評審真正佩服，所以予伊第 1 名。